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墓誌

周茂叔墓誌銘　潘興嗣
邵康節先生墓銘　程顥
李仲通墓誌銘　程顥
張天祺墓誌銘　張載
商瑤墓誌銘　張耒
唐充之墓誌銘　陳瓘
任宗誼墓誌銘　劉跂
王公旦墓誌銘　滕宗諒

周茂叔墓誌銘　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

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君博學行已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交口稱之部使者以君爲有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涖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獄事不爲屈因置手版歸取誥敕納之投劾而去逵爲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舍簽判覃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　今上即位恩改駕部趙　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義以名節自處郴守李初平最知君既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及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爲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

今藏于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壽曰燾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于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之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爲之銘銘曰

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于中貴於自期譾譾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顥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弔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　藝祖始家衡漳祖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温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川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生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

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道之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踈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隷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嗚皇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李仲通墓誌　程　顥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爲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讜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提孩之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惰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群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爲高深方勇厲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爲絕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群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然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維偶爲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恨累日痛自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爲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爲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尉乏與其令謀曰劉石鶻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逮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爲也當說使自効則賊爲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爲之死然召我亦有以爲信乎仲通即以其符詣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爲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

卒得其列遂斬小人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間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為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釋以冗職可絕後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為害仲通通守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為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已共為謗語有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人皆為仲通危仲通賢勵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槩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沖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愧於古人況使得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葬于濮州鄄成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祔焉夫人太子中舍果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素衣一食以終身焉益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為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予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兮所貴者省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發矣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欲有考觀銘詩

張天祺墓誌銘

張　載

哀哀吾弟而今而後戰兢免矣

有宋大常博士張天祺以熙寧九年三月丙辰朔暴疾
不祿越是月哉生魄越翌日壬申歸祔大振社先大夫
之塋其兄載以報葬不得請銘它人手疏哀詞十二各
使刋石置壙中示後人知德者博士諱戩世家東都策
名入仕歷中外二十四年立朝涖官才德美厚未試百
一而天下聳聞樂從莫不以公輔期許率巳仲尼踐脩
莊篤雖孔門高弟有所後先不幸壽禀不遐生四十七
年而暴終它館志亨交矣命也柰何治其喪者外姻侯
去惑益節費及婿李上卿郭之才從母弟質京甥宋京
攀號之不足又屬辭爲之誌

商瑶墓誌銘　張耒

公諱瑶淄州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政贈大
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爲萊蕪單父縣尉臨沂
縣令知下邳縣簽書章定軍判官事以尚書屯田員外
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
至承事郎勳爲騎都尉君少博學爲文詞豪健皃魁傑
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
獵梟絞且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一夕有
叟寥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摻利兵而伏期今日
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
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曰我爲
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
治下邳決訟多辯論勸說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關怒中
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瞪視不得剌
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
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爲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心器

公見必訪以世務而公無所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挈之其胷中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愔以元祐八年十月日將葬公淄州蔿年之原以二夫人祔而愽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耒曰子史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耒不敢辭乃爲詩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聲而中乃朽窾實靡訂孰昧孰昭有淄商侯甚蓄不施時棄其直則已光輝彼下人逢位下固宜嗇不使年造物則奚

唐充之墓誌銘　　陳　瓘

充之姓唐氏諱廣仁充之字也其先幽州人自石晉割地至五世祖始得從歸滄州樂陵咸平中曾祖克勤詖詔試武藝授三班借職以天雄軍管界巡檢使卒於官因家焉遂爲大名内黄人祖中立大名司法參軍父愈喜儒士自充之五六歲時訓以詩書浸長使從學于外充之能擇交游言行謹飭讀經史講義理亦長於科舉之習中元祐六年進士第調乾寧軍司法參軍界河驛有殺略人者守將械送獄俾鞫之疑其誣服以白守守不信方趣决不已而覇州獲真盜然後釋無罪者凡四人後爲常州録事參軍部使者聞充之在乾寧有審克之譽部有疑訟多以屬之充之所辨正合人情者非止一事改官制授通仕郎以薦者及格當改官坐元符未上書命格不下調監壽州開順口鹽欒麥酒稅未赴丁毋

憂服闋監蘇州酒稅務郡守李尚書壽治尚峻猛不任僚屬充之權幕官敢與論曲直蘇人多賴之後守盛待制章於充之爲姻家初與充之善郡人朱氏有勢焰守所歆慕衆皆帖帖屈隨而充之一切自異著憎慢之跡守不能堪衆或怒置充之于獄吹毛無實以酤酒黜饒爲罪充之既廢貧困不能北歸居楚之寶應益以讀書教子爲事文七年以疾卒于家宣和己亥五月丙辰也以某年某月某日甲子葬于楊州之某地充之娶張氏中散大夫某之女子男四人曰潋曰潛曰澂曰洪女四人長適從事郎趙枋餘未嫁初充之客寓寶應嘗屋室而勉竭其力以擇葬地于維揚躬詣內黃啓祖考之殯迎護以來將卜日厤盡犇走自效服勤累歲未克遷奉而充之得疾卒矣今其子潋等既葬充之又能率

先志併襄大事使三世穸窆之事訖無可憾亦可以見充之身教之遺美矣潋等遣人自寶應來南康以呂本中所狀充之之行求銘於璀書辭慘切且曰先人疾亟時嘗問曰居仁約訪我尚未到又嘆曰我欲一游廬山今不能矣諸孤不肖摧割待盡念欲畢聞餘訓永不可得維行狀既獲所屬而礲石穴土以需于掩壙之後者將孰請而可乎居仁本中字也正獻公之曾孫言行有家法其所敘次皆可考證其載充之教子之言曰涑水文正公嘗謂平生無以過人但事無大小皆可使人知尔汝曹不可一日忘此語也睢陽劉公嘗謂充之林用有餘遽聞其死嗟惜不已嗚呼可達可壽而廢斥夭短豈非命歟其所厚善率皆遲鈍迂闊之士於其歿也能相與戚嗟而已悲夫銘曰

木摇難栖波涌莫潦穮蔉積勞未穰而逝飢穰天也人
豈能違奄忽不俟豈唯我悲

任宗誼墓誌銘　　　　劉跂

公諱宗誼字仲宜姓任氏贈尚書司封員外郎諱朏之
曾孫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諱子輿之孫
太常少卿致仕贈正議大夫諱粹南陽郡大夫人尹氏
之子上世故爲博平人尚書公改葬於鄆因家焉公以
父任爲太廟齋郎調隴州隴安夔州合水二縣尉親喪
服除調濱州司户參軍亳州鄭縣令用薦爲宣德郎知
曹州乘氏縣不赴簽書鎮海軍判官事管句京東轉運
司文字轉通直郎通判南平軍不赴監真州轉般倉轉
奉議郎賜緋魚袋通判永寧軍不赴轉承議郎通判沂
州今上即位恩轉朝奉郎朝散郎管句宮觀以沂州
督捕賊轉朝請郎轉朝奉大夫通判泰州不赴除知淄
州借紫加勳騎都尉大觀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寢疾終
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公闊達好義有氣略少時浮沈閭
里泛愛下士人樂從之游既孤葬昏仰食貧甚至鬻其
產貲用遂屈公曰差易耳虀力治生調度纖嗇居數年
復其產如初鄉人奇之宗族賴焉天性明吏事在官務
核實不肯便文自營所臨可紀鄭有民推埋剽及敗則
行錢詆讕數得脫前令不能制公因事殺之以徇有盜
群行入境徼得其趣會尉不在公部分方略以授主簿
曰往取賊授賞以君有毋故爲公得主簿感激如公教
盡獲之遂先公改京秩沂某氏子坐小法當受笞公審
其可教爭於州將以贖論是歲遂預鄉舉真州倉室屋
七百區費大莫敢任葺事歲霖雨壞米至萬計吏夜徙

棄水中以淢跡公大撤而新之計司吝費公曰倉雖在
眞本漕六路聚米以供京師則費宜均賦之六路衆是
公議上之朝遂著爲令在濵擕滄之樂陵令在鄆攝須
城令治行皆如在鄭凡民訴久不竟若寃不能自直者
擿其要害躬爲鐫諭無不猒服日所受書檄與凡小治
訟區處立決廷無留事獄户可羅雀豪惡吏犇氣竟歲
無敢犯或云爲政必鋤猾吏柰何并容公笑曰儒令倚
吏以辦又憚其縱則横掎擨之是滋使籍以蠹民且去
一猾吏得一猾吏今予奪我在吏供筆札奉案牘而已
何謂去云前後所辟薦公皆名士偉人其與人交傾蓋
笑噱恢然無忤人更服其長者晚尤好書閱古今評其
人得失以自致其意領宮觀歸家趣供具召親屬故舊

無虗日嘆曰老矣無所用如某人治某事我雖老尚能
兼此人數輩雅知公者亦多以爲信云方朝廷寀公行
能優除便郡未赴感疾不起壽不滿六十於戲惜哉娶
尹氏南陽夫人弟之子封壽安縣君子男四人羲之獻
之允之延之皆舉進士羲之以公遺奏授假將仕郎女
七人嫁王譽鄭儔士廉張平張大辨謝敦頤儔右班殿
直戩頤假承務郎餘皆舉進士一未嫁孫男七人以大
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葬須城縣黄陂鄉之劉村先塋
之次跋皇妣魯國太夫人正議公中女篤於同氣之愛
憐公幼護視之尤厚南陽君於諸外孫愛某特異躬自
鞠育跋又少公四歲相與嬉戲俱從我先公授書學丁
壯昏官出處相先後雖舅甥有晜弟之好焉諸孤謂知
公無如某者請銘其墓謹論次如石謂之銘曰

服周於身棺周於服槨石衮文以爲之槨度三之一得
其函深如函之深爲之蓋傳其封可隱其坎可席從先
大夫歸此真宅

王公旦墓誌銘　　　　　　　　　　滕　宗諒

夫文灼於外而鈞名駕說重疊于時者欲其潛愛愬於
心術汰勝尚於意表亦以鮮矣道行於官而欲至心得
光顯當朝者求其皦潔而耻浮澹進而勇退厥惟艱哉
其有體真師常先行後學進退蹈道終始可述則見之
於太原王公焉公當　真宗皇帝世以縣佐吏有文選
入閣下隸崇文院典理　御書日以進用立朝侃侃居
羣以和人推爲長者出牧五郡所至職辦因俗爲政不
務皦察時號爲循吏　今天子明道建元之初抗章引
年朝廷不欲奪其志許以本官致仕命一子自布衣試
祕書省校書郎蓋所以享耆德而嘉廉退也得謝之後
蹤林壑以放志治冊石以佐疾接鄉里以信順訓子弟
以端孝嗚呼昊天不憗弗報永齡以景祐二年九月十
一日考終于建陽縣羣王鄉崇德里之第享年七十四
明年二月葬于所居之南山顛也公諱昱字公旦世家
于建陽曾祖磻祖樞考綸皆蘊龍德生值唐季四海圮
裂褫光全素養淡慶厥後由公之貴烈考贈尚書度支郎
中母封南陽縣太君劉氏繼母丁氏封清河縣太君公
才具夙成年十八歲以文行高妙爲本郡舉首咸平初
登禮部上第除舒州桐城縣主簿陞大理評事再遷殿
中丞改太常博士轉尚書屯田度支二曹員外郎典職
崇文院祕閣知柳州坐鄰郡大賊奔佚界上捕之不時
得黜臨江軍監新淦縣酒稅內徙楚州監鹽復知南康

軍召還隸職中祕出守潤州踰年移牧武昌再丁內艱
以度支郎復吉居閣下歲久以便鄉里求知邵武軍得
之遂老于家夫人嚴氏早亡繼室仁和縣君沈氏左右
君子動循禮則子四人長曰楷前漳州長泰縣令次曰
格汀州司法參軍次曰栩太廟齋郎次曰杞令校書也
女三人長適嚴氏次適范氏次尚幼宗諒接公之德舊
矣嘗宰武陽居公治下公晚以少子結義於予諸孤之
將議葬也使家老狀公之行千里重趼且來乞文以誌
神隧紀信示遠予不讓也宜矣晏詹嗣爾銘曰
建水之靈武夷之英猗歟王公才爲時生賢推仕漢帝
選登瀛直如朱絃瑩若壺冰出守藩方入趨臺閣德化
優柔文鋒錯落播在民謠賡于聖作辭絕累句言無宿
諾致政於君歸全返真雅合天道光昭搢紳有典有則
不緇不磷壽鍾五福慶延後昆隐隐南山悠悠東渚亮沒新
阡煙昏拱樹勒碇礎兮識太原君子之墓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墓表

石曼卿墓表　歐陽脩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陽脩
胡翼之墓表　歐陽脩
瀧岡阡表　歐陽脩
處士征墓表　王安石
外祖母黄夫人墓表　王安石
程伯淳墓表　程頤
吕和叔墓表　范育

神道碑

范文正公神道碑　歐陽脩
王文正公神道碑　歐陽脩

石曼卿墓表　歐陽脩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禄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禄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　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敎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敎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

蔑君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君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間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陽脩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

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以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某字某州某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録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官某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産喜聚居官禄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己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詵胡州歸安主簿曰謐曰諷曰諲曰説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觀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胡翼之墓表　　　　歐陽　脩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皐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

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
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弟者知名
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
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
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
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
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
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
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
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
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
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
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

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
人嗟嘆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
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
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且誌于幽堂

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
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
歐陽脩述

瀧岡阡表　　歐陽脩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
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葢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
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
人太夫人告脩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
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

死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尒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是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

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三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賜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 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韓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十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實食封壹千貳伯戶脩表

處士征君墓表　　　　王　安石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眞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

時窮空綫　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中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交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王安石

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強而安事舅姑夫撫字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弊酒夕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良一無間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道勵士信厚閨其鄉子爲士無虧行繄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安石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慍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億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巳舅藩既誌其葬四年安石還自揚州

復其墓復墓曰聖人之教必懸闔門始後世志於教者
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奢相蕩以侈靡然戮矣自
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
笑言不聞隣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
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
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程伯淳墓表　　　程　頤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
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
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
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
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
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
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
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
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
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
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旁以詔後人

呂和叔墓表　　　范　育

元豐五年歲次壬戌六月癸酉呂君和叔卒九月乙巳
從葬驪山之趾先大夫之墓其孤義山請識以文惟君
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
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者矣
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身行云君諱大鈞字和
叔其先汲郡人皇考蕡贈司封員外郎王考通大常博

士贈兵部侍郎考贊比部郎中贈左諫議大夫由兵部葬京兆之藍田故子孫爲其縣人焉初諫議學游未仕教子六人後五人相繼登科知名當世其季賢而早死縉紳士大夫傳其家聲以爲美談君其弟三子也中進士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請代親入蜀移綿州巴西縣諫議致士居里君亦移疾不行丞相韓公子華宣撫陝西河東辟書寫機宜文字府罷移福州候官縣故相曾宣靖公鎮京兆薦涇陽縣皆不赴丁諫議憂服除獨家居講道數年仲兄龍圖閣待制大防請監鳳翔府造船務君起就之官制改爲宣義郎會詔伐西夏鄜延路轉運司檄君從事法爲可辭使者請于朝君亦以禮際善而得行乃往從君亦盡力不苟以避使者愈賢之薦曾句文

字數月感疾卒延州官舍享年五十有二君性純厚易直疆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顔子克已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刼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蓋大學之教不明於世者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知信也君於先生爲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君謂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性命之際正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已不疑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橫流繼絶學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已也先生亦歎其勇爲不可及始居諫議喪衰

麻飲奠祭之事悉揹俗習事尚一倣諸禮後乃寢行於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間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識其義相與起好矜行一朝知禮義之可貴父之君之志既克少施而於趣時求中未能沛然不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踰以造約爲先務矣先生既殁君益脩明其學援是道推之以善俗且必於吾身親見之既而曰有命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其始講修先生之法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既又知夫君子之德不存焉雖不信而不悔始也急於行已既乃至而不迫優游乎道之可樂始也嚴於率人既乃和而不解使學者趍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於此君疾命掃室正席默坐問者至語未終而殁其徒聞疾或自家于官所及訃至相率迎其喪遠至數十百里貧者位于別館哭之卒時夫人种氏治其喪如君所以治諫議之喪其孤既葬而祭于家必以禮嗚呼死生之際安而不惑可以見養之至道行乎妻子善信乎朋友鄉黨可以見誠之感君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德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嘗譔次井田兵制爲圖籍案之易易大臣有薦官郎教授者法當獻文君上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賦推是道也慨乎天下矣君始娶馬氏再嫁則种夫人也子義山能傳其父學孫男麟愈舟女一嗚呼仲尼七十而變化不息顏子短命未見其止曾子老而德優先生有言樂正子與舜同術顧其行有未至若君之術與聖人同其至足以觀之惜乎不得見其老放乎致極以立乎聖人之門一朝之遇措乎天下國家乃中身而止矣烏乎君之自信其所行以致

其所及可爲衆人道者也若信諸已而知乎天者則又
非衆人之所可知必有君子而知君者矣安得孔子之
門人與論君之德者乎

神道碑

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范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　脩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汝南
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
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
州事吳越　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
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
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旣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
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飮食人所不堪
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
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
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
公曾祖蘇州粮料判官諱某爲太保祖祕書監諱某爲
太傅考諱某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
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
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
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
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
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
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
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

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

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

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
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
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
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
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
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
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
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羌質子縱其出入無
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
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
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
鄉兵者十數万既而點以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
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
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
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
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
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
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
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
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
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
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
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
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
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
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

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歳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歳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肯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爲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群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推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殁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　脩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
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
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
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
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怜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
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 真
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
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
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
誠保順同德守正翊載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
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
名華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
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
封晉公國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
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
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
太祖 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
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
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
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
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
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
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
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
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

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駮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

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州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决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爲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

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群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粮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内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

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
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
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
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
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
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 真宗曰朕方以
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 公公言皇太子
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
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
請 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
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
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
四 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遷幸其弟賜以白金五

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
有一 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
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
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宋國夫人後公若
干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中
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
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友悌尤
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
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
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
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 真宗廟廷臣
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也觀公之所以相而 先帝之

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録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録可紀者輒聲爲銘詩昭示後世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 宋無極之意銘曰烈烈魏公相我

真宗 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 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畏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黜升推否推能孰其權衡万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

天子孝思求薦清廟侑我

聖考推時元老

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諗廟工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神道碑銘

晏元獻公神道碑銘　歐陽脩

王武恭公神道碑銘　歐陽脩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安石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安石

曾子固神道碑銘　韓維

晏元獻公神道碑銘　歐陽脩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閒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迩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

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　天子震悼亟臨
其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
司請輟視朝一日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
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
舊學之碑既又勑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
伏讀國史見　眞宗皇帝時天下無事　天子方推讓
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儁
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
田里進見　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
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
立成以獻　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
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遠　陛下養德東宮　先帝選用
臣屬即以公遺　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

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
既薨而　先帝之名臣與　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
宜其褒寵優異比公毋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
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
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
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白又徙其
籍于臨川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
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
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
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
眞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
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　眞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

以爲祕書省正字置之祕閣使得悉讀祕書命故僕射
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献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
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禄寺丞數月充集賢校
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 眞宗思之即
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京師從祀太清宮
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礼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
許今 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
正言直史館 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
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
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礼儀院公既以道
德文章佐佑東宮 眞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
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槀進示不洩其
後悉閣 眞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槀類爲八十卷藏
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 眞宗遺詔 章獻明肅太后
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
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群臣奏事 太后者垂簾聽之
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
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
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
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 太后旨坐以笏
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敎諸生自
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
侍郎兼祕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
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
知政事遷尚書左丞 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
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 太后崩大臣執政者

皆罷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
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
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
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
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
請罷監軍无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
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　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
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
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勲富貴
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
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
賢才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
閣多一時之賢　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

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
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
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
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
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西京留守累進階
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一万二千
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
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勑脩士訓
及　眞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爲
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
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　上問宰相曰
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
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　天子尤哀悼之賜予

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
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
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
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
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礼賛善大夫崇讓著
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
祝女六人長適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
適礼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人公既
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
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
稱而立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
顯贊賓相 天子 天子 天子曰噫予考 眞宗唯多名臣
以臻盛隆汝初事我我王官東宮以曁相予始卒一躬輔
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 天子曰留汝
予舊學今在廷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 聖考今既
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礼則有加予思何
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 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
之永昭厥後

王武恭公神道碑銘　歐陽脩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眞定人後世葬河南密縣而密分
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曾武康公
事 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 眞宗
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啓國是生曾武恭公少以父
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
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

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乱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乱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軍頭廵檢邢洛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刼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 眞宗為内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迁英州團練使 今天子即位陟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 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 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 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

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驚
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
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
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悚聽是歲徙
眞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
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
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
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
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
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
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
師 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
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
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
州明年徙鄭州封祈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會
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
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
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
魯國公既而 上以冨公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
公與之射使者曰 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冨公爲相
得人矣語聞 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
不衰嘗侍 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
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 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
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 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
右皆驩呼賜以龍衣金帶自寶元慶歷之間元昊叛河

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
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
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
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
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
老求去位至六七　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
武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群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
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
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
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
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　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黄金
百兩白金三十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
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
西定河隍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旦元昊叛幽
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
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
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
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
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
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
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
公祖諱玄追封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
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
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定安郡夫人追封榮國夫人
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
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内殿崇班早卒次曰

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曽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
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寛不煩恩均
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
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 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
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廷拜毋蹈舞
若予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耇
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
有世德載勲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　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
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
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户食實封二千二百户正惠
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
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
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
爲曽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
指揮使江州防御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
者於公爲父蔡公從 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
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
也公諱知節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歳 太祖召見
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
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
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乗驛稱詔
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庫兵以
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

敗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廷讓敗於
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
寇至吏民初不悅其主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
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
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轉
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歎其腐尚可得十
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
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
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
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
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
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還西京作坊使知
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
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
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
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太半乃夜獨出招
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
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
都府兵馬鈐轄　眞宗即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
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
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
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既息而
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
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　眞宗賜書獎諭賞
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
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

犯塞小泉銀坑乂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閤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為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釋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闚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為而羌卒不能為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為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至則公先已度林一夕而橋就 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為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令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嘗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 真宗多以公言為是七年除潁州

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税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大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 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 真宗輒使閤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六月公疾作詔使公子詢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

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 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 真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録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詢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使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 太宗 真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以

賊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
公直　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内朝
十年與掌機密匡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
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説不用是維　帝明士或困
窮莫知其有既榮以正或見醜公於可頫兩得其尤
不訖大耄天爲不謀德歉於年孰云耉老有賚後世公
爲壽考刻跌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　安石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
兼管内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三百户食實封六百户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有
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寶臣
輔臣清臣　今獨在爲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
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熈寧元年八月
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滋秦不見史策有銷有福著
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
廷中判官利豐拜歳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
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爲知己詔曰試哉
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
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　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
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　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
予汝嘉閉陷柰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荀紆西師臣不
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至彊敕還會弃靈州　帝察
公藝可書　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害西
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捂合阻夷

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眚去杭而蘇列國東南漕
輸劇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
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湖
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往裨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
于鄂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揔其輸煌煌金章厥
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泰有將瑋諸公與俱會瑋
召還公復論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
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 眞宗新陟罪垢皆滌爲郎度
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糾獄刑
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轄之銓衡秉
傳臨并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失用命
選事得權進黜加職侍讀改司群牧務之審官審是在
服伐閱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
志立人上談辭慨然 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爲將相
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
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
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
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
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與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
爲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曾子固神道碑銘　　韓　維

公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曾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
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爲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
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
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大常博士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其
履閱行實則有國史若墓銘在公生而警敏自幼讀書

爲文卓然有大過人者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大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又爲　英宗實錄院檢討官通判越州屬歲饑公與積藏通有無老稚恰恰不出里閭果腹而嬉擢知齊州齊俗悍強豪宗大姓抵冒僭濫其尤無良者羣行剽劫光火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爲伍謹幾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輒得市無攫金室無夗坯貨委乎塗犬不夜吠徙知襄州襄有大獄久不決公一閱知其寃盡釋去一郡稱其神明又徙洪州歲大疫公儲藥物飲食在所授病者民以不夭死師出安南道江西者且萬人公陰計逆具師至如歸師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有大盜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往往

屯聚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椎埋剽盜依以爲淵藪公以方略禽獲纂誘士處數百人增置巡邏水行陸宿姐姦在郛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州城公程工賦裁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具數月徙亳州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　神宗察公賢留勾當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安危大計　天子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礼部事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　上喻以將用卿之漸耳毋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除授日數十百人公各舉其職以訓丁寧深厚學者以爲復見三代遺風　今天子爲延安郡王其戚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與之　先帝持以屬公九月以母喪罷

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年六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葬于南豐從周鄉之源頭敷在所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外謹嚴而內和裕與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必推揚其所長奬誘後進汲汲唯恐不逮其為政嚴而不擾必去民疾苦而興所欲者未嘗按劾官吏所莅至于今思之　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矣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illegible]部員外郎換朝散郎勳累加輕車都尉母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稽郡太夫人朱氏遂寧郡太夫人元配晁氏光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瀛州防禦推官知揚州天長縣事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事綱右承務郎監常州稅務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懿、恴、愈、恴、息、甦、恕、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無所

好唯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讎定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録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既沒集其遺藁為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蔽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荊公介甫相繼而出為學者所宗於是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初光祿公歸家甚貧公竭力以養溫清甘旨無一不如志者既孤奉太夫人如事光祿教養弟妹曲有恩意四弟牟宰布肇繼登進士第布肇以文學論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子固而位於斯而壽止於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為不亡矣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蓄淵淵發為文章一世大驚哲人其萎邪說嗥吠公不

聽瑩徑前旡閡砭廢藥瘍扶昬朗矇波濤沄沄東入于
海姬淪劉王文弊辟靡引商召羽儷六駢四組綉芬葩
不見粉米公於其間鷹揚虎視發揮輿雅揀斥浮冗魏
然高山爲衆仰止棲遲椽曹翱翔書府如鷙鳶之鷃如新
之楚出貳千越究問疾苦屬歲大歉稼荒于畝輿積于
民發其藏于庾既助既補累糧含哺式歌式呼謂民父母
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領目補葺刓弊庭不留訟獄
無鹽繫勞之來之鰥寡以遂公殿海服有命來覲帝
曰汝賢毋遠王室其代予言汝且輔弼　五聖大典唯
公紬繹百官正名唯公訓敕忠言嘉謨入則造膝公用
不暨公志不卒偉望廣譽如星如日石可磷兮公名不
沒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神道碑

富鄭公神道碑銘

富鄭公神道碑銘　蘇　軾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
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
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
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
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
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　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
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既震動兵始
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
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

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
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
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
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敎其主
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
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
非時中外忽之 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
弃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
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即入對
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上爲動色乃
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
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
不起此何禮也英瞿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
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
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
公具以聞 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
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旣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
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
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
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
北朝忘 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
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
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
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
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
神人弃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

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 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 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 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

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 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 本

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
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
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
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
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大宗所擒豈復有
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
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府以其國
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
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
此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
其約不忍欺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
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 真宗 仁
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

大父内黄令諱勳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
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
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鄧韓
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
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
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曰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
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
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
范仲淹等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
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
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
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
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

必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
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
者以為有宰相氣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
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
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為朝
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 仁宗深悔之
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
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
破金明擒李士彬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勲閉門不救中
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
罪於通判計用章郡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
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
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皆
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
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男
昭序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
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
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 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
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
矣夏守贇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都
鈐轄公言用守贇既為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
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軍之轍可
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為同州鄭守忠
為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為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
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
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

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弃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斈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尽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 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今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稱僞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荊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

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眞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
便謂無事邊備漸施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
不敢受亦願　陛下思夷狄輕侮中京之耻坐薪嘗膽
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
使辭群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旦使
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
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
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
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群臣皆得其
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既以社稷
自任而　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
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
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
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
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
倖去宿弊爲本遂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
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
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
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
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
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
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
兒族於河東爲近上問公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
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
而河東嶮脊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
名契丹大國決不爲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

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
契丹昔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
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
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
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
爲國上且議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
必於河朔旣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
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譏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
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
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譏者不已罷安撫使歲
餘譏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
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
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

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問寄居者皆給其
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
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
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
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
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
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
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
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
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
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
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
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劒印于妖師欲

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搵之堦楊俊詣公告之齊非
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
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
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 仁宗嘉之拜禮部侍郎
公又懇詞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
郎徙知鄆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
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和
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
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 仁宗密現知之
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
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
頓首稱賀 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
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

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
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
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
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
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
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
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 仁宗待公而爲
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 英宗即位拜樞
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
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 眞宗以
前不輕以此授人 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
開此例終 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至

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令　陛下初即位願立法
自臣始不從　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
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
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
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
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昃賜紹隆五
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
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詞不受復拜
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
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
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
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
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

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
必不然者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群臣固
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
使當上壽故當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
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
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茍
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
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
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　陛下待
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
問邊事公曰　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
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

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與聚於上人散於
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
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
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
洪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
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平章事進封韓國
公致仕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阯叛詔
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
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
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
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
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 仁宗弗豫其父堯
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 仁宗
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
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勳
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
爲閤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
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
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内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
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
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
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
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
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
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
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

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慍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為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二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賑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

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環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為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 神宗皇帝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為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 仁宗 英宗至于 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 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使虜

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耻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譏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 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 英宗 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己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敢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以殺爲傢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 祖宗畀爾鑪椎徃鍛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 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救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剿刖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維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偉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祺始盟契册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旟旗鸛鴈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飢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内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維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神道碑

趙清獻公神道碑銘　蘇軾

趙康靖公神道碑　蘇軾

趙清獻公神道碑銘　蘇軾

故太子少師清獻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屼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　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　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

流非學術节行備具爲一世所高者　與用之至重故
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
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　天
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
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
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爲中書侍郎隱生
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爲唐聞人五代之亂從家于
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戸參軍祖
諱湘盧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考諱亞才廣
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
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
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
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

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
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
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閲歲舉監潭之
粮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
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瘦
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
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爲孝弟處士孫處爲
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
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
誨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
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
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
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

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爲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
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
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
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　温成皁后方葬始命參知政
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
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
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
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
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爲開
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
武酒稅吳充鞠眞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
眞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
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眞卿刁約不當

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
復職知軍充眞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
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
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
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
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
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　仁宗晚歲
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洶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
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
郡得睦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知之民籍有茶稅而
無茶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
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
相饋餉衙前治廚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

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煉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啓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七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疎鑿灘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我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般移二廣諸郡曰仕官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　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柰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朔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皆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

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 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召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逵

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啟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

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　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謂有例哉　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略而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愼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劒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黥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王等蠭聚境上肆爲剽

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縶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讙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吴越大飢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旣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埋圮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

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𠃔通判温州從公游天
台鴈蕩吳越間榮之𠃔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𠃔
提舉浙東常平以便其養𠃔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
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
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
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
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
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
卒子二人長曰岏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𠃔也今爲尚
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
皆如己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
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
振既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

事公爲人和易温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
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翛
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𠃔侍側公與之訣詞色
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
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
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
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
爲世所稱道 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
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
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强惡姦民
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
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未有聞黃霸
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

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在其官守不專於寛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産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趙康靖公神道碑銘　蘇軾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不聚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雖有絶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御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至而不校以爲常德是以四方乂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正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國公妣張氏曾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爲不及當赴禮部試捷守胡令儀釀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受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

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
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爲進士時鄧餘慶守漣
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爲多不法公謝去數
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爲守將至或搒其所館曰豹隱堂
賦者三十餘人歲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
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
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爲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
賜五品服且欲以爲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
州屬吏有鄭陶饒奭者挾持郡事肆爲不法前守莫能
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奭與郡人
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
言不更給善米且將有變公笑不荅會歸化卒有自容
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

且奏徙奭歙州一郡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
爲民患公建爲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叚
取之有方民不以爲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
平恃堤以全至于今頼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
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飭縣不得輙催科
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諤奪官罷歸起監密州
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
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東人愛之
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大牙不入境召修起居注
朝廷欲同修玉牒久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
脩而難於躐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
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句
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

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
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
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内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闈
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
公旦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
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
聘焉會獵于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
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
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
京諸司庫務妖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
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
其實乃誅清李參爲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
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爲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

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
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
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剩
員禁中燒銀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
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
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 仁宗
命 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政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
立爲皇太子從之 英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
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
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
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循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
事集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 上甚喜賜
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得

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
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　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
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詔中
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晏勞之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
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
臣號三年官制改行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
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
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
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
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縈緒殿中丞約將作監主簿
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
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
郎嗣真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

薛大廟齋郎餘未名公為人樂易深中愿然偉人也平
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
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
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蹭蹬公為知制誥人意公
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為言獨抗章言脩無
罪為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仇　上
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
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為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
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
福張詰以贓敗竄海上公坐累年而憐詰終不棄間
使人至海上勞問賙給之代馮浩為鄆州吏舉按浩侵
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
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為大略如此至於

敦尚契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爲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爲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効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爲鑒于縣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人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慍用之不懌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艱難不壹不踐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忮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悛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令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傳

補亡先生傳　柳開

退士傳　种放

六一居士傳　歐陽脩

桑懌傳　歐陽脩

趙延嗣傳　石介

范景仁傳　司馬光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無名君傳　邵雍

洪渥傳　曾鞏

補亡先生傳　柳開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後大探六經

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爲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爲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咸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誌其事從于善而吾惡夫畫者也吾既肩且紹矣斯可已矣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已耳庶幾吾欲達於孔子者也或曰古者稱已孤不改若是無乃不可乎先生曰執小禮而妨大義君子不爾爲也乃著名解以袪其未悟者衆悉以爲然先生始盡心于詩書以精其奥每當卷歎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者也不幸其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之言復加何如耳尤于餘經博極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補之凡傳有義者即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已出辭義焉故號曰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暮若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續功而成之者苟一舉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棄去不復作矣衆問之先生曰吾性不喜二三而爲之者方出而或止之辭意遽紛亂縱後强繼以成之亦心竟若負病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于古不足當其逸于今不足益其存無妄爲乎先生對曰然縱不能有益於存亡庶勝乎無心于此者也既而辭義有俱亡不知其可者憲人之惑先生即皆先立論以定其是非用質其旨要先生常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耳蓋其後之典教不能及之故大于世矣吾獨視之與汝異耳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

大者不過蒲幅之紙古謂其巾箱之者亦不過矣而誦之日盡數萬言未嘗廢忘有講書以教後學也先生或詣其精廬適當至虞書堯典篇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之說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鳥之星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也先生乃問曰然夫云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者是仲春觀朱鳥之星以正其候也且云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於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即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於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說者不能對惟云傳疏若是無他解矣先生擇其座者曰趣前吾語汝大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座無不拜而言曰先生眞達云經者也所以于補于不謬矣先生于

諸經若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以諸家傳解箋注于經者多未達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别爲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爲不可曰吾見玄之爲心務以異其毛公也徒欲强已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旨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幾與易象同與若玄之是箋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闕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聞韓文公昔重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將不筆又慮與韓既死使吾有斯艱也天乎哉先生每請中說歎曰後之夫子也續六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爲事業堯舜不能尚也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先生以房杜諸子散居厚位叶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大其師之名乃作書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爲非可與伍惟范杲有得吉

之什以頌其德以其能復敦于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闕里以章別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踵孟以其能解子雲之書故賦先雄以其或筆削其韓文之繁者故賦剛韓以其將來太常第故賦多文以其必首冠于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賦出祿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于吾道故賦指南未以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永休于世用故賦釋經先生見之曰范果知我矣天之未喪斯文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開寶中先生來京師遂刻石為記于補亡亭內以誌其已之事後從仕于世而行其道焉論曰孔子沒經籍遭秦之焚毀幾喪以盡後之收拾煨燼之餘者得至于今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軻之下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亡篇闕而其名具載設虛位也使歷代諸君子徒忿扁而見之矣故有或作而補之者大亦不能過其百一力蓋不足繼也隋之時王仲淹于河汾間務繼孔子曰續六經大出于世實為聖人矣是以門弟子佐唐用王霸之道貞觀稱理首永十八君之祚尚非其董常輩之曾及也於乎知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吾猶不得見王氏之書乎觀夫補亡先生能備其六經之闕也辭訓典正與孔子之言合而為一信其難者哉君王氏之續六經蓋自出一家之體裁比夫補亡篇力少殊耳所謂後生可畏者雖經籍尚能補之矧其餘者哉不可謂代無其人也

退士傳

种放

退士不知孰氏然常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於南山中號退士或云我惡時之苟進者又云鄙好勝者欲

矯其爲而退居稱病焉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鑑諸已或未善則悔恨立遷平生寡營慾樂遊雲霞空荒間常自足不顧窮困幼時拘父兄教以章句奇偶之學干於時不遂志已而盡弃昔之所學退居空山窮谷中取九經六籍諸史百家之言合於道者恣讀之然後知皇王大中之要道德仁義之本盡在于是矣然尤好孟軻書益知聖人之道尊自戰國讫漢唐而下百氏所説或有汗漫齟齬不安者皆擬聖言以證其中惡司馬遷尊先邪説叛斥聖道怪前世明教正道之賢不摘其説而竄殛投去使千古而下學者無疑不知尚四顧何待也著蒙書十二篇大抵務黜邪反正義礫每蠹又條自古之文精粹者漢則揚子雲隋則王仲淹唐則韓退之然以退之當子雲而先仲淹次則蛻之文

樵之經緯皮氏文藪陸氏藂皆句句明白剔蕊塞回無所忌諱使學者窺之則有列聖道德仁義之用彼刻章斷句補綴偶屬者徒爲戲爾或有稱技術卜相候察浮屠死生幻化之説者必正色引經誥以斥之雅尚山林之居奉母氏率季弟結宇巖阿貧無所資給亦不戚戚于心窮年人亦不知其何謂也每登高丘步邃谷延宴坐見懸巖瀑流壽木垂蘿閟邃岑寂之處則終日忘返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當百餘日人不知其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朋類自非道義所在亦不汲汲而取遇事感激亦率爲歌詩箴頌嘗曰幸逢聖人時見天子禮樂征伐車服旂常道德之盛底於大寧而退固是幸也時議或誚者則曰而退也退其迹耶退其名　耶　退士則曰不退而迹庸爲爾直不退

而名庸爲爾程於戲名迹判於時神心交於機俾道愉
而下欺義忒而中離予獨亡退乎予獨亡退乎

六一居士傳

歐陽脩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羨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

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桑懌傳

歐陽脩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夫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贏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持一劒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右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兵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兵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

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
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
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惡賊二十三人不能
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
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輙出居數日軍吏不知
所爲請出自效輙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
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媼留爲作飲食
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媼饌而
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媼與語及群盜
輩媼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逃矣又聞懌閉營不出
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
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媼爲
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媼察

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其給
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
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
二十三人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
與我銀爲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
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
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
警省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
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
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
伐乎受之徒慙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
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懌歎曰亦
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

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巳余慭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劒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趙延嗣傳　　　石　介

今三司嗣相工部郎中劉公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巳內無兄弟以御其侮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何恃不以凍餒死則爲彊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壟田延嗣爲營衣食之資身爲負檐霑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未嘗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子如舍人生三孤女自幼至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女皆適人延嗣終不識其面初寓於宋三女俱長延嗣晨起白堂前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捨去皆哭延嗣以女長未嫁將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

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且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況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爲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爲壻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鼎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列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爲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爲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嘗有顏叔子者甞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鄰家女投叔子宿叔子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吏部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嘖翟公之客皆當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也叔子曾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爲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顏侔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爲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之云延嗣以合終

范景仁傳　司馬光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爲人和易脩敕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奏院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

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
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
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
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為
恥舊風遂絶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
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
秩滿又薦於朝為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
書又用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
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為入聲謂景仁為失
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
不可讀為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為景仁憤鬱而景仁
處之晏然不自辨為校勘四年乃遷校理丞相龐公薦
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詔除直秘閣未幾以起居

舍人知諫院　仁宗性寛仁言事競為激訐以采名或
縁愛憎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
關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闊略不言陳恭公為相嬖
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去之不能得乃誣之云私
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也審如御
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共
劾景仁以為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為辨其不然深救
當時之弊識者韙之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
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
而畏避嫌疑相倚仗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下事尚
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顧惟抉擿細微以塞職是眞
負國吾不忍也即上言　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周
王既薨　眞宗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為宗廟社稷計

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
系天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
譴執政或諭以奈何效千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
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
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暇顧千名希進之嫌而
不爲去就之決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
事有變故畏避而爲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中
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爲身計亦已疎矣就使事有中變
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
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爲之股栗尋除兼侍
御史知雜事景仁因辭不變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
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姦言已入爲之
其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

難易況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
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它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
姦言已入不可弭他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奏章
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脩撰頃之
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 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尊濮
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
榮大悖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
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
親今陛下既爲 仁宗後若復推尊濮王是貳統也殆
非所以報 仁宗之盛德議論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
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
判太常寺即具列爲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
悉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

書已當令裕詳李何遽列上邪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
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李何更以爲罪乎會宰相遷
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加侍讀學士出
知陳州 今上即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
三司條例司變更 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爲務斥逐忠
直引進姦佞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
年六十三因上言即不用臣言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
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
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
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
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景仁旣退居有園第在京師
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不復報
謝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

或時乘興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
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年
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嗚呼鄉使景仁枉道希
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則景仁
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
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
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爲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
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
而以瞋目裂眥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
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
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師切
齒疾之與倍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
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

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大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略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虯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虯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虯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玄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琠受禮於河東關郎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

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通

以爲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絶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者賈瓊請絶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況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

不濫茲又所以爲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疏近
而不狎頽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
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
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
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誹而喜聞譽而懼
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
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
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
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
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尚
書召通蜀郡司户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
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畤

二弟凝續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
至開府儀同三司續及福時之子勔劇勃皆以能文著
於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
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
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
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
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
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
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凝與福時輩依並
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
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
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
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

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畤又云凝爲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爲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將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摠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以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也

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爲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僞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弃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夸其流

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道導者非
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
學之士傳道其書者盖獨李翱以比太公家教乃司空
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
世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人
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
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
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于篇以補
隋書之闕

無名君傳　邵雍

無名君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
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
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歲求學
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
求學于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滓十去其八九矣五
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
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
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
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曰斯
人不能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于
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考之于天地
天地不對當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君
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
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
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
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

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吾未嘗不爲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爲儒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君之行乎

洪渥傳

曾鞏

洪渥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輒黜久之乃得官官不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渥死廼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時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捧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必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不可任以事及至赴

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之所存蓋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云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宋文鑑卷第一百五十

傳

曹氏女傳　章望之
方山子傳　蘇軾
公默先生傳　王向
上谷郡君家傳　程頤
巢谷傳　蘇轍
孫少述傳　林希
錢一傳　劉跂
王友傳　劉跂

露布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曹氏女傳　　　　章　望之

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脩古之㓜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閩之興化軍朞年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沒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莅民政約於奉身廉於臨人今其亡矣葬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受斯遺焉惟它人忍之我弗忍也毋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異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沒而喪存焉不以此時哀戚而遽謀嫁娶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備何敢以是自誣哉願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瀆貨死則已爾惡復悔悟耶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執事之人如維縶之械繫之尚以濫狀相望於敗辱者爲不少矣卒惟無怍焉有如曹氏專脩父志而不有所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篤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說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方山子傳　　　蘇　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

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弃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劒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弃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公默先生傳　　王向

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不得意去居頼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謀又去頼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頼爲居廬少有生計主人公賢過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頼耶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避地避色避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徇名被服先王究窮六經頑鈍晩成所得無

幾羅籠大綱漏略零細校見繩墨未爲完人豈敢自忘豈異用於世乎所厭者正謂不容乎行世間波流同乎譽不至乎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臨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以言迫意輩弟子常初論先生樂取怨憎爲人所難不知先生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刺口論世事立是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議名此人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意有二事爲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能聽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舌強不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可

得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憎反背復非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緣飾百端德敗行破自然世人賤彼賢我意策之三此爲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弃骨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已世人所不遠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鋒起幾不得與衆齊人偕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病然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而嘆曰吁吾爲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微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爲公默先生

上谷郡君家傳　　　　程頤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盂縣人行第二世爲河東大姓
曾祖元昺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
烏河川以捍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
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郡太君劉
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
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
合其意常歎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
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
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
扶持當達夕不寐年十九歸于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
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
游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敬
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
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
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
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
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
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
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
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
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爲
藥餌以濟病者嘗大寒有負炭而鬻者家人欲呼之夫
人勸止曰慎勿爲此勝則貧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
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
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

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絕也纔數歲行
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
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嘗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
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
詈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詈
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
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
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
之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已善必共成之視他
物如已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
叔父亦解掾毗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
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爲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
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嶽葛

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佼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
人待之有道遂反桀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
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戚間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
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
當求得苟云失矣汝如是將何爲在廬陵時公宇多恠
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
槌乎可與之後家人不復敢言恠恠亦不復有遂獲安
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
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
書因書綫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
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
頤以不才罷應科舉方悟夫人知於童稚中矣寶藏手
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爲辭章

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平生所爲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覲親河朔夜聞鴻鴈至爲詩曰何處驚飛起雝雝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覊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嘆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嘗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脩養之術甚效從先公官領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疾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亦頤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毋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巢谷傳　　蘇轍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爲里校師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弃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桀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盧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

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實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
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記者也予之在
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
筠徙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
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
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
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
梅矣不旬日必見死不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
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
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
於南海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
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
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槖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

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槖裝以逃獲於新
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
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
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釜而爨易子
而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
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群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
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
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
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實後遇予兄弟予方雜
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
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
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孫少述傳　林希

孫侔字少述世吳興人父及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簡
州侔侔方四歲從其母胡氏家楊州母親教之侔雖幼
已惕然能自傷其孤悲泣力學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
精識玄解能得聖人深意多所論譔慶曆皇祐間與臨
州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於江淮間侔初名處字正之
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
者也侔內行峭潔少許可不妄戲笑所居人罕識其面
非其所善造門并見雖鄰不與之通其論曰文氣也君
子之氣正衆人之氣隨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後爲文故
必見諸行行不正則言無以信於世故侔之詩文嚴勁
簡古卓然一出於已自成法度如其爲人嘗舉進士不
中母病且革頗恨不及見其仕侔嗚咽自誓牀下終身
不求仕進葬其親蘇州之陽山廬墓終喪久之親友勸
復舉進士皆不聽從其兄觀往來南方兄卒遂客居吳
門從吳興冉易又從眞州平日開門讀書鼓琴以自娛
躬[illegible]喜親方書治藥餌未嘗傳經教授而學者聞其
風指多所開悟侔志節剛果不爲矯激奇詭之行而氣
貌足以動人所至一坐爲之凜然視權倖與善宦者意
若奴隸之以故不能者多相與排毀侔闇自持愈厲不
少降屈故所憎嫉者終亦嚴憚云故相晏殊頗稱其才
知制誥唐詢劉敞尚錢公輔尤尊禮之詢嘉祐中守蘇表
其孝行詔賜粟帛文薦之曰清不苟名和不溷俗履道
而常其守處賤而得其安敞爲揚州論其賢以爲居則
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言足以扶世
而不偶世以自用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
以爲試秘書郎揚州州學教授侔凡五辭卒不赴敞守

永興奏請倅管安撫司機宜文字亦以病免 英宗即位知制誥沈遘王陶薦倅及汝陰王迴常秩三人者可備侍從皆除試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推官且試以縣倅得滁州來安又不赴熙寧三年翰林學士韓維復薦之以爲常州團練推官又不受命倅初罷舉進士第無所歸天章閣待制王鼎以女安之 世多稱鼎爲能好賢王氏早卒又娶劉氏生四子昌嵩喬高五女倅資自奉儉約家人化之然以病日必以肉食而妻子相對蔬茹而已閨門雍雍如也元豐三年除通直郎致仕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六有詩四千篇雜文三百篇兄觀亦有學行在至太常博士贊曰先生天下之剛也不強頤其所不強語其所不語獨貧而足獨窮而樂觀於萬物自信而淨絜已矯俗以行其志終身不仕未有若斯之全德也古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其先生之謂耶

錢一傳

劉跂

錢一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俶納土曾祖贇隨以北因家於鄆父顥善鍼醫然嗜酒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返乙時三歲母前亡父同產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爲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没乃告以家世一號泣請往迹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時乙年三十餘鄉人感槩爲泣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呂君没無似爲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一始以顱顖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瘈瘲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一

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　進黃土湯而愈　神宗皇帝召
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
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其愈惟　陛
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
貴室逮士庶之家願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
持難俄以病免　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
辭疾賜告遂不復起一本有羸疾性簡易耆酒疾屢攻
自以意治之輒愈最後得疾憊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痺
也周痺入藏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
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亡何左手足攣
不能用乃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菟絲所生篝
火燭其下火滅處劚之果得伏靈其大踰斗因以法啖
之閱月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

里舍杜門不冠屨坐卧一榻上時時閱史書雜說客至
酌酒劇談意欲之適則使二僕夫轝之出没閭巷人或
邀致不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携襁負纍纍滿前近
自鄰井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初長公主
女病泄利將殆一方醉曰當發疹而愈駙馬都尉以爲
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尉喜以詩謝之廣
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顧其幼曰此且暴病
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幼何疾醫貪利動人
如此明果發癇甚急復召一治之居三日愈問何以無
疾而知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心與肝所
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嘔泄醫以藥溫之加喘乙曰
病本中熱奈何以剛劑燥之將不得前後溲予石膏湯
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乙曰毋庸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

適有故不時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數輩趣之至曰固石
膏湯證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光其氣哽
哽一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
其家祈哀彊之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
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
安穀者不及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絶有娠婦得病醫
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
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
病病雖愈目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乙乙曰煑郁李
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
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則能瞑
矣如言而効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愕曰何等兒聲翁
曰吾家孿生二男子一曰謹視之過百乃可保翁不懌

居月餘皆斃乙爲方博達不名一師所治種種皆通非但
小兒醫也於書無不窺他人靳靳守古獨度越縱舍卒
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辨正闕悮人得異藥若持
疑事問之必爲言出生本末物色名貌退考之皆中末
年攣痹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爲
召親戚訣别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于家所著書有
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世二孫今見爲
醫河間劉跂曰乙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
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
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冢巔觀氣象至逾月不寐今老
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
笑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如欲復得之何
哉没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剟其章章

者著之篇異時史家叙方術之士其將有考焉

玉友傳　劉岐

玉友其先出自后稷得姓九種另爲禾氏居官長子孫又爲庚氏有子粲從儀氏受道家術術成一息千日大寒凝海而不氷世稱以爲神其後子孫命氏不一唯甘氏最著傳數世有壷公者無冬夏隱壷中人挹之輙出世謂玉友後或曰壷公既仙去歷千數百歲時時猶復往來人間今玉友即壷公也爲人精白不雜處少時帶經就春方士中黄生白水眞人一見定交杵臼之間相與差擇淘汰復修儀氏術烝烝柔和群居化之雖蓬室甕牖投者如歸一巾一瓢意湛如也好事者或載輿偵出所至爵者避席一坐盡傾既去人思慕若渴平陽侯爲相獨親厚之吏士人人爭欲進說皆不得間故人徐公爲郎言於朝曰此臣家中聖人也去游荊楚荊州牧虛齊中以館之使其子伯雅叔雅季雅受學焉嘗得董生春秋玉杯書閱而喜曰知吾趣者不在玉杯中乎晩從王公子至山東東山聞聲爭交驩河間老人一見心醉嘆曰吾屬徒知飲其德莫知名其器因命史筮之遇需䷄之比䷇其占曰吉是謂三益味道之腴澤外幹中氷雪與居非金非石其臭如蘭有孚盈缶冨以其鄰殆將有不塵之好得於宴樂之間因賀曰斯人玉也諸君其得而友之乎老人頓首幸甚字之曰玉友初甘氏宗族既衆仕宦高者入侍太官奉祠祭其在州郡爲不原督郵爲青州從事或封宜城侯鄡陽子下至斗食丞甚衆其餘散居里邑田野往往衒鬻自售無老幼賢否皆得與之交倡優下俚狎溺尤甚號爲驩伯愛之不容口

由是交道遂漓縣官既覺之因著爲令盡取其財佐公
上毋得藏器于家清廉之士至揭表自別獨玉友不然
瑰意琦行門無雜賓私淑諸人未嘗顯於時旣性所守
亦其勢然也與人接初若恬和而中甚烈天質醇白終
始一致炎凉莫能移奪平居固罕見之人或望其顏色
皆愕眙及深味其言無不心悅誠服識與未識以是治
丐所及人忘其少譏者或恨其不滿聞而笑曰君子多
乎哉不多也他日老人坐草堂著官青士列侍堂下風
月佳夕獨玉友與粗君在桐君方有高山流水之趣當
是時玉友色愈粹風味愈勝相視莫逆驩然絕倒老人
歎曰平生聞高士稱羲皇上人嘗謂虛語今乃信然恨
不使陶靖節見之客有邂逅相遇者頹然內熱爽然自
失人恠而問之曰見吾玉友邪客長歎曰閱人多矣疑

其不從人間來其爲人心服如此嘗自言吾師以寅生
以酉終故酉日輒隱不見然出處亦無常度或對客未
竟人又於他所見之或同時數家俱見雖人人自謂良
我友然似是而非者十九得其緒餘者十五而得其眞
百無一二至於官府及市肆若稗販之家雖願見之終
不往浮沈于世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耳氏得姓尚矣
其後分封以邑爲姓有中山氏青田氏桑落氏烏氏程
氏郫氏此皆著姓曰以滋盛而玉友名氏弗章獨以德
稱其亦有以也夫其亦有以也夫或隱或見莫考其出
處此與薊子訓左元方何以異浮沈方外野人白士與
之忘年而臣不得獻之君故余論其行事未嘗不歎息
於斯焉

露布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都監朱憲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晉玄象大啓洪基將後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獷俗獨恃遠以偷安又背昭臨罔遵聲教偽漢國主劉鋹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虐害爲化風以誅戮爲政事置火床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剉碓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之不快用鋸解以恣情爨剉封屠窮彼殘害一境籲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望民如望皎日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越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遠稟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平於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傾危尋差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巳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留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偽命文牓皆是會合逆黨以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偽禎王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翻覆認此狂迷尋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里槍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鋹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昆崗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劉鋹則尋即生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

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沾衿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筭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户倒懸之命殊方既又長承日月之廻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其劉鋹并僞署判六軍十二衛禛王劉保興太師潘崇徹玉清宮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内太師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親觀軍容使内太師李托内門使驃騎大將軍内侍郎薛崇譽等朋助劉鋹旅拒王師既朝生擒合同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昇州行營馬步軍戰棹都署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臣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霆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啓萬世之基膺千年之運四海盡歸於臨照八紘皆入於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升平之地南收嶺表除七十里僭僞之邦巍巍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頑者因緣衰亂分列土疆累朝皆遇於暗君莫能開托中夏今逢於英主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言修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内懷姦詐之謀況李煜此是騃童固無遠略負君親之鞠育信左右之姦邪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葺城壘欲為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皇帝度深含垢志在包荒輙青鑠之近臣降紫泥之册詔曲示推恩之道俾修入覲之儀期暫詣於闕庭庶盡銷於疑間示信特開於生路執迷自覆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咸懷於憤激君親由爲於優容但務孳豎之

愚蒙慮陷人民於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悞之心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於用兵大江特刱於長橋鋭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弟從鎰歸廻降天書委曲撫喻務從庇護無所闕焉終懷蚍䗍之心不躰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逆寇肆兇徒則刼掠王民勞我大軍駐踰周歲既人神之共怒復飛走以無門貔貅竟効其先登蟻虱自悲於相弔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殲臣無漏於網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遥禀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偽署臣寮已下若干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謌時樂聖慶快懽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宋文鑑卷第一百五十

小宗圖書館藏